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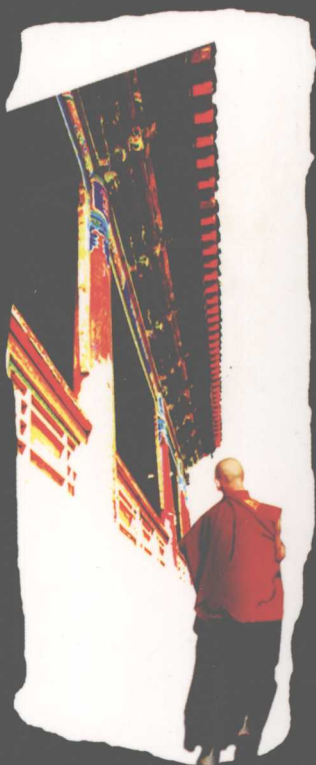
杨辉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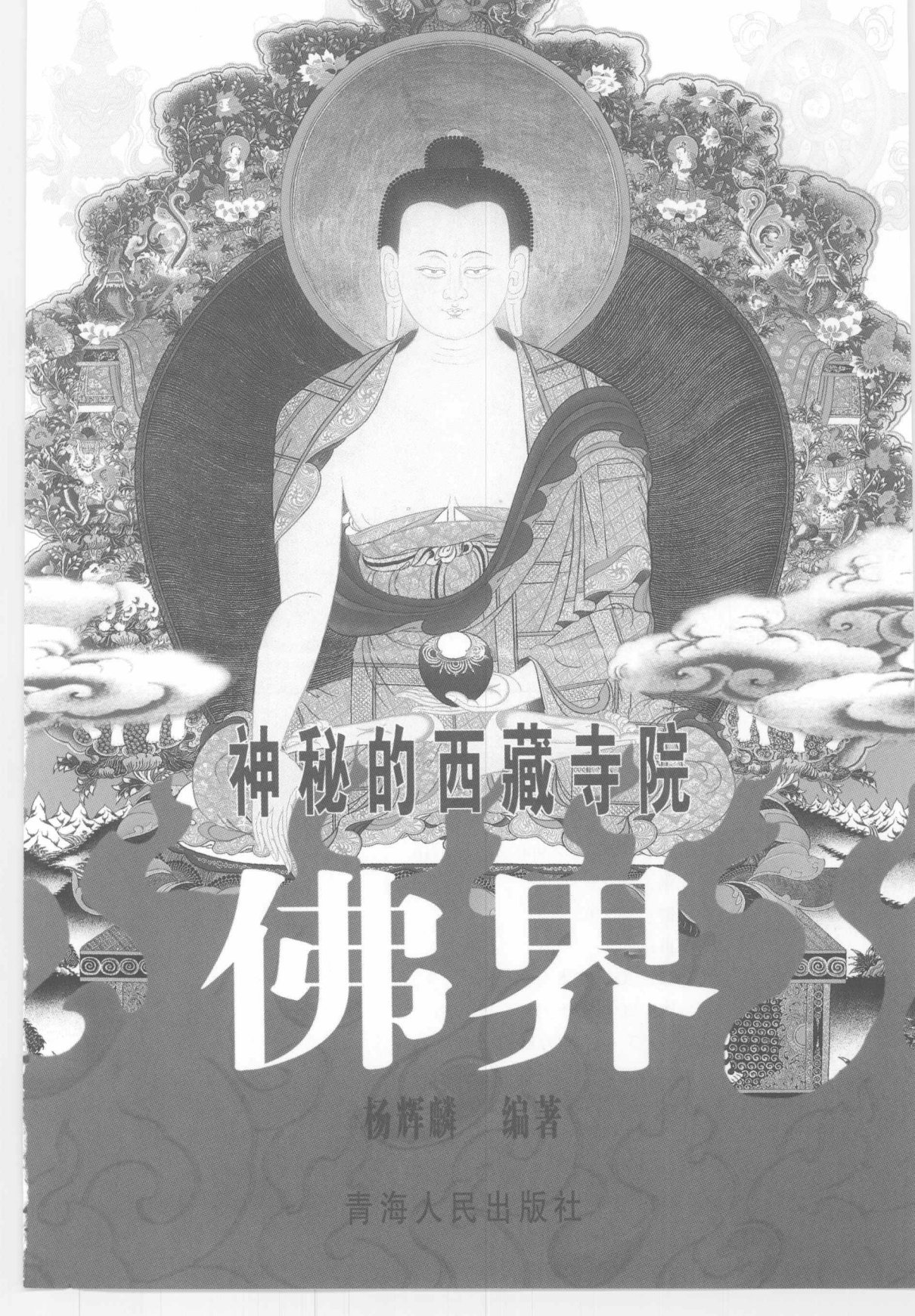
编著

佛界

神秘的西藏寺院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

神秘的西藏寺院

佛界

杨辉麟 编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佛界:神秘的西藏寺院 / 杨辉麟编著. —2 版.—西宁:
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07. 5
ISBN 978-7-225-02897-2

I. 佛… II. 杨… III. 喇嘛教—寺庙—简介—西藏
IV. B947. 2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5559 号

佛 界

——神秘的西藏寺院

杨辉麟 编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(总编室)
发行部: 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 刷: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20 mm × 960 mm 1/16
印 张: 19.75
字 数: 230 千
插 页: 5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2 版
印 次: 200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: 3 001—8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-7-225-02897-2
定 价: 3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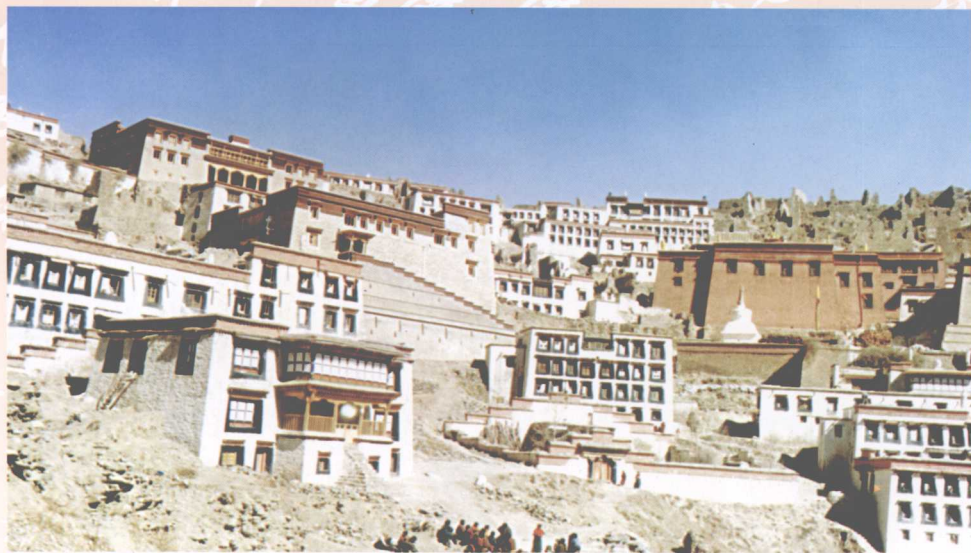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布达拉宫 张 鹰 摄

大昭寺金顶 杨辉麟 摄



甘丹寺 阿多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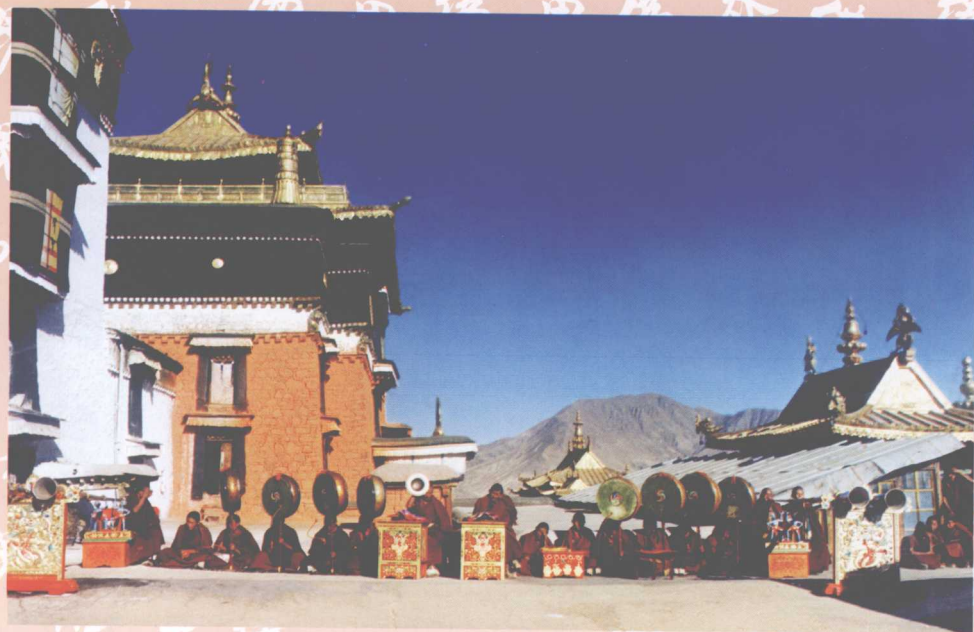


哲蚌寺 张 鹰 摄



色拉寺 张 鹰 摄

札什伦布寺金顶 张 鹰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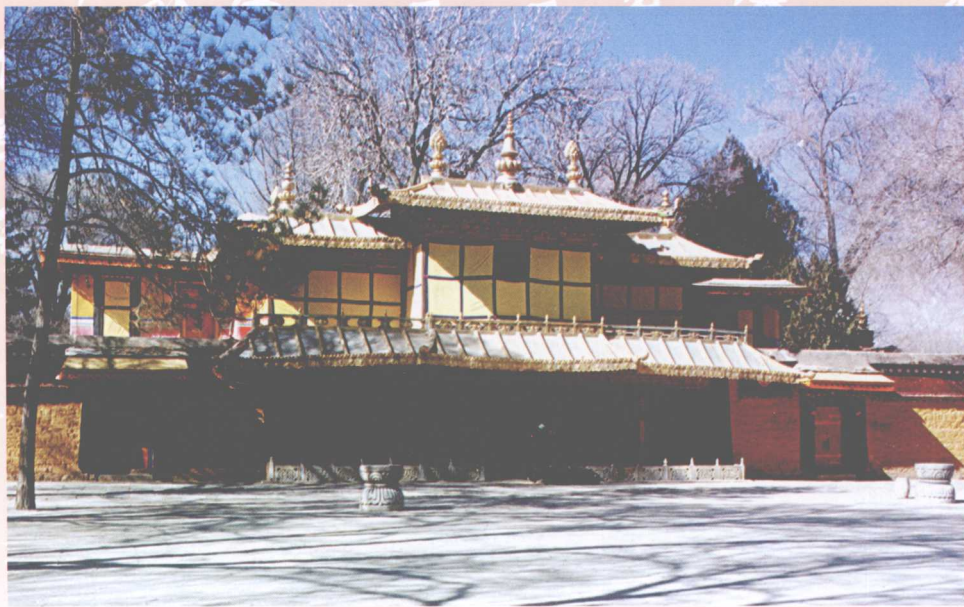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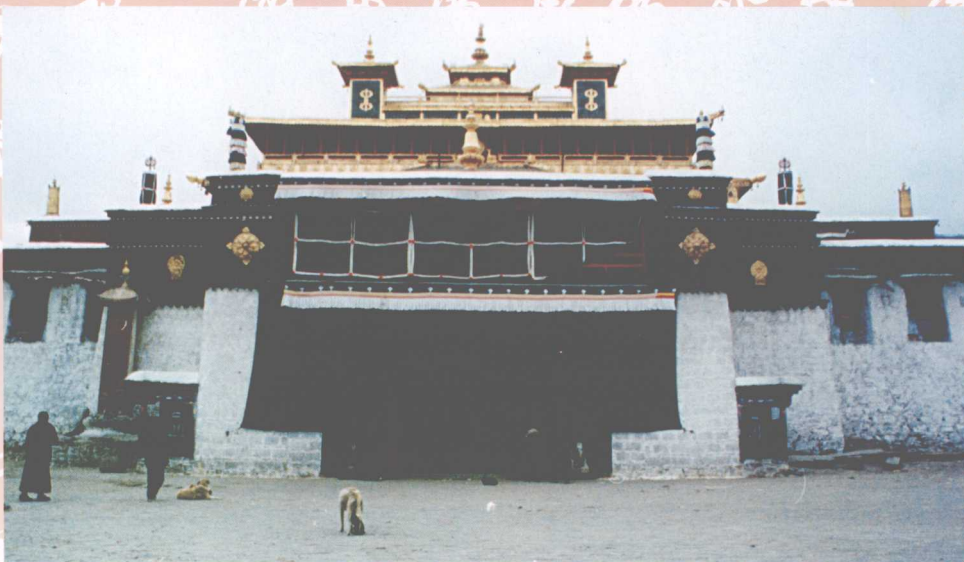


萨迦寺 张 鹰 摄

桑耶寺

张 鹰

摄



罗布林卡金色颇章

张 鹰 摄

白居寺 张 鹰 摄



直贡贴寺迎宾队 张 鹰 摄

药王山岩画

张 鹰 摄



传召法会

阿 多 摄



昌珠寺珍珠唐卡 阿多摄

引 | 言 |

寺院,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。

西藏寺院,是西藏文化荟萃之地,发端于藏民族历史的深处,蕴藉着古代雪域佛教的内涵,凝聚着藏族人民的深厚感情、心理意识和审美观念。从藏南谷地到藏北草原,从三江流域到冈底斯山脚下,大小众多不同规模 and 不同教派的寺院,在这广袤的土地上构成了一幅奇特壮丽的画卷,包容着人类与自然、历史与文化、宗教与传说等深层的内涵。翻开它,我们能听见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回声。

西藏佛教历史悠久。西藏寺院的发展,是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。从它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:公元7世纪,松赞干布(吐蕃第32代赞普)建立了吐蕃王朝,与尼泊尔墀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,使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。两位公主都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一尊佛像,并开始在西藏兴建寺院,出现了大昭寺、小昭寺、布达拉宫等许多建筑,可以说这是西藏佛教寺院发展史之开端。公元650年,芒松芒赞(吐蕃第34代赞普)和都松芒赞(吐蕃第35代赞普)忙于征战,无力发展佛教。公元704年,墀德祖赞(吐蕃第36代赞普)同唐金城公主联姻,使佛教稍有复兴。公元





754年,墀松德赞(吐蕃第37代赞普)继位,剪除反佛势力,大力兴教,创建了西藏第一座有出家人居住的寺院——桑耶寺。牟尼赞普(吐蕃第38代赞普)、墀德松赞(吐蕃第39代赞普)时期,佛教继续发展。到热巴巾(吐蕃第40代赞普)时,“前弘期”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。朗达玛(吐蕃末代赞普)在位期间大肆灭佛,僧人被逐,寺院被封闭或毁坏。公元841年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杀死后,吐蕃王朝土崩瓦解。此后百余年,佛教在西藏几乎绝迹。由于7至9世纪的200年中佛教在西藏屡遭禁压,因此,今天我们见到的早期寺院为数不多,这是西藏佛教寺院发展的第一阶段。公元978年以后,西藏佛教再度兴起,寺院有了长足发展。10至15世纪的500年中,相继形成了宁玛、噶当、萨迦、噶举、觉囊、格鲁等许多教派和教派支系。这些教派和教派支系都有自己的寺院,相继建成了托林寺、萨迦寺、楚布寺、直贡贴寺、嘎玛寺、甘丹寺、哲蚌寺、色拉寺、自居寺、札什伦布寺等,可以说这时的佛教寺院进入了全盛时期。这是西藏寺院发展的第二阶段。17世纪后,即从第五世达赖阿旺·罗桑嘉措以后,主要是扩建、修葺著名寺院,并新建了罗布林卡、药王山、功德林等寺院。这是西藏寺院发展的第三阶段。

西藏寺院,从发展到完善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,才形成了独具雪域风采的藏传佛教寺院。西藏佛教寺院在建造上有以下特点:

寺院建筑艺术 随着西藏佛教的传播,寺院建筑也受到各种风格的影响,既有藏式的风格,又有印度、尼泊尔和汉族建筑的手法,呈现出不同的特色。最常见的是平川式建筑和依山式建筑两大类。平川式建筑主殿居中,经殿佛殿环绕四周。主殿分为上下两部分,下部墙体用岩石砌成,下大上小,上层为平台,殿堂就建筑在平台之上。殿堂的屋顶及



四周装饰用铜皮鑲金制成。金顶上的金鹿抬头看着法轮,象征着佛陀在野鹿苑说法。金顶飞檐下的狮子、水兽、共命鸟雕饰带有印度、尼泊尔寺院风格。大殿的梁、枋、柱、门楣处布满飞天、禽兽等浮雕和彩绘,柱头斗拱上的浮雕有裸体或着衣人物以及天鹅、白象等,刀法古朴精练,堪称佳作。大昭寺、萨迦寺可算是平川式建筑的代表作。依山式建筑一般顺山势而起,层层升高,上下衔接,高低相配,佛殿、经院、喇让、僧舍、灵塔、回廊,曲径纵横交错。寺内浮雕、圆雕、壁画、彩绘、金银饰物等精美华丽,廊柱、椽梁、门楣、斗拱都雕刻着花纹、人物、鸟兽、彩云等,真是五彩缤纷。布达拉宫、桑耶寺可称依山式建筑的典型。

由于地理、气候的差异,以及建筑材料和各寺建寺时的政治背景、信奉教派或地理环境的不同,遍布西藏的寺院在建筑风格上差异很大。布达拉宫缘山而筑,与整个布达拉山浑然一体;大昭寺参错布光,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;札什伦布寺建筑宏丽,宛如都府;萨迦寺是由整根圆木用椽栋筑造而成的;桑耶寺则是一座藏、汉、印度三种风格合璧的寺院;那曲的“柏尔贡巴”是在没有森林,缺乏木料、砖瓦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建起的帐篷寺院……。纵观西藏佛教寺院,无论何种教派、何种风格和规模大小,给人印象最深且最使人留恋的,就是它的富丽和严谨的布局结构,使人看后,处处都能表现出西藏佛教寺院的建筑艺术特色。

寺院造像艺术 寺院中,常能看到佛祖——释迦牟尼的佛像,以及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、大日如来佛、宝生佛、不空成就佛、弥勒佛、金刚不动佛、不动明王、马头金刚、欢喜佛、持金刚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白度母、绿度母、尊胜佛母、大白伞盖佛母等。释迦牟尼佛被雪域化了,头戴具有藏族风格的冠饰,外着袒右肩袈裟;观音、文殊菩

萨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特殊供奉,有了延伸的含意,一些功绩卓著的人物被说成是观世音的化身,连藏族的族源问题也被说成是与观世音有关。藏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松赞干布、文成公主、墀尊公主,也被视为观音菩萨和度母的化身供奉在寺院显著位置;莲花生大师成了超脱世俗的圣人,阿底峡也被尊放在寺院的佛台上,宗喀巴被当作文殊怙主供奉,玛尔巴、米拉日巴为苦修僧人的典范,汤东杰布被当作藏戏鼻祖供奉,八思巴大师则作为智慧的代表和化身供奉,等等。他们成为信教群众心中的偶像和情感寄托,引导着他们的行为和生活。

寺院中,还有一些令人生畏的本尊和护法神形象,这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神的群体。大黑天,具有二臂四臂六臂的青色武相,形象虽然凶恶恐怖,但他“性爱三宝”,因而受到广泛供奉;寿主大黑,具有三头六臂四腿,象征善良与凶恶;威德金刚,具有九头三十四只手十六条腿,是格鲁派主修的护法神;马头金刚,具有一面二臂或四臂、三面二臂或四臂或八臂,是观音菩萨变化而来的;吉祥天母(又叫“骡子天王”),据说是生死、病瘟、善恶的护法神。此外,还有一些掌有特殊职能的神灵:有能降一切魔的不动明王,有摧破三障的大轮金刚手,有能以净德覆盖一切的大白伞盖佛母,以及胜乐金刚、时轮金刚、密集金刚等,真可谓“行行俱全”,包罗万象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由各教派根据不同的教义供奉的独为本教派信奉的佛和神:萨迦派寺院供奉有喜金刚、瑜珈母、金刚持怙主;宁玛派寺院供奉有文武本尊、金刚杵、奉命八部、曼达拉瓦;格鲁派寺院供奉有威德金刚、三世佛、马头金刚等等。纵观寺院神灵,它们以各自的形象、姿态和象征,具体地解释和宣传着各教派的教义、主张和修持方法,使信奉者如临其境地感受神威和教理。





寺院雕塑艺术 寺院中的佛教神像,其造型之美、技巧之高、装饰之华丽,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这是因为佛教以宣传“佛的至高无上,法的无所不能”为宗旨,所以在佛像的雕塑上,自然是极尽智慧、技巧、财力、物力,尽力使展示在信教群众面前的形象具有魅力和诱惑力。然而,佛像雕塑不仅是一项艺术创造过程,更是一项庄严的修持内容和“像法”仪式。按照佛教密宗的教义,灌顶加持时必须为佛造像。造像前,由寺院法台在坛场举行仪式,商讨造像的事宜,审查材料的选择,挑选最精良的技师,然后经过“三密加持、四事供养、真言装藏、秘印开光”等仪程,达到“直披行者之心,契入本尊之体”之目的。

寺院的雕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了印度、尼泊尔和我国中原的艺术风格和技艺,从而形成了独具西藏特色的雕塑艺术。色拉寺的十六罗汉、大昭寺的宗喀巴像、白居寺的印度僧人像、布达拉宫的历代达赖像、萨迦寺的诸法王像等,造型庄重,装饰精美,雍容华贵,神采照人。而护法神像则奇谲怪诞,凶狠狂怒;吉祥天女面目凶恶;金刚、天魔皆头饰骷髅,火焰四射,手持血供颅骨,足踏裸形男女,充满了恐怖神秘之感。

佛像雕塑原料繁多,或金或银或铜或玉或宝石、象牙、陶瓷、香木、香泥,可谓各质皆备。以金、铜制成的释迦牟尼、宗喀巴佛像在各寺院都有供奉,以白响银制成的弥勒(强巴)佛像及七大弟子在色拉寺供奉,以香泥制成的五世达赖塑像在哲蚌寺供奉,以香木制成的佛祖及弟子三众在乃穷寺供奉,还有一种由信教群众和民间匠人制作的手工印像,被供奉在寺院外或神山圣湖的嘛呢堆、山崖上或石洞中,造像虽不甚精美,却是揉进了信教群众和民间匠人的信念和虔诚。

在佛像中,还有一种以酥油制作的佛像称“酥油花”(亦称酥油雕塑),这是藏传佛教寺院独有的一种民族工艺。它的制作是在冬季利用低温下酥油凝固不化的特点,将酥油调成各种颜色,然后堆叠雕塑成各式各样的形象:佛像、人物、禽兽、花鸟等,成为佛像雕塑艺术中的精品。纵观寺院的雕塑艺术,可谓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。那些形态各异的佛像,虽是虚无缥缈,却也是社会现实的写照,都是历代雕塑艺人辛勤劳动的结晶,反映着古老藏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。

寺院绘画艺术 寺院绘画主要有壁画和唐卡。壁画,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绘画形式,因画在大墙上故叫“壁画”。描绘的内容主要是宗教题材的神灵和其他一些精灵、宗教故事,包括佛、菩萨、声闻像、佛本生经变相、历代高僧、大师、教派祖师传记画及肖像画、历史画、民俗画。有代表佛教人生观的《六道轮回图》,有代表佛教世界观的《须弥山图》,有讲述佛经故事的《本生图》,有描绘佛陀从降生到圆寂的《佛传图》,有防止四方灾难的《斯巴角松》,有表现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《文成公主进藏图》、《欢庆图》、《松赞干布画传》,有反映历史事件和民族团结的《忽必烈与八思巴相会图》、《大明使臣会见宗喀巴图》、《五世达赖进京觐见图》、《十三世达赖入京图》,还有描绘世俗内容的十象图、六长寿图、佛足图、敬长图、吉祥八清静、七种宝、和睦四兄弟图、蒙古人导虎图,以及令人费解的“双身像”(不动金刚双身、欢喜金刚双身、威德金刚双身、胜乐金刚双身、密集金刚双身),表现手法十分活泼。寺院的绘画也分几种风格,嘎哲派:画面洁净,线条清秀,色彩和谐,造型准确生动;堪日派:构图饱满,色彩浑暗,人物造型丰满,装饰性强;门唐派:色彩艳丽,对比强烈,刻划细致,富丽堂皇。佛像画大都依照《造像度量

